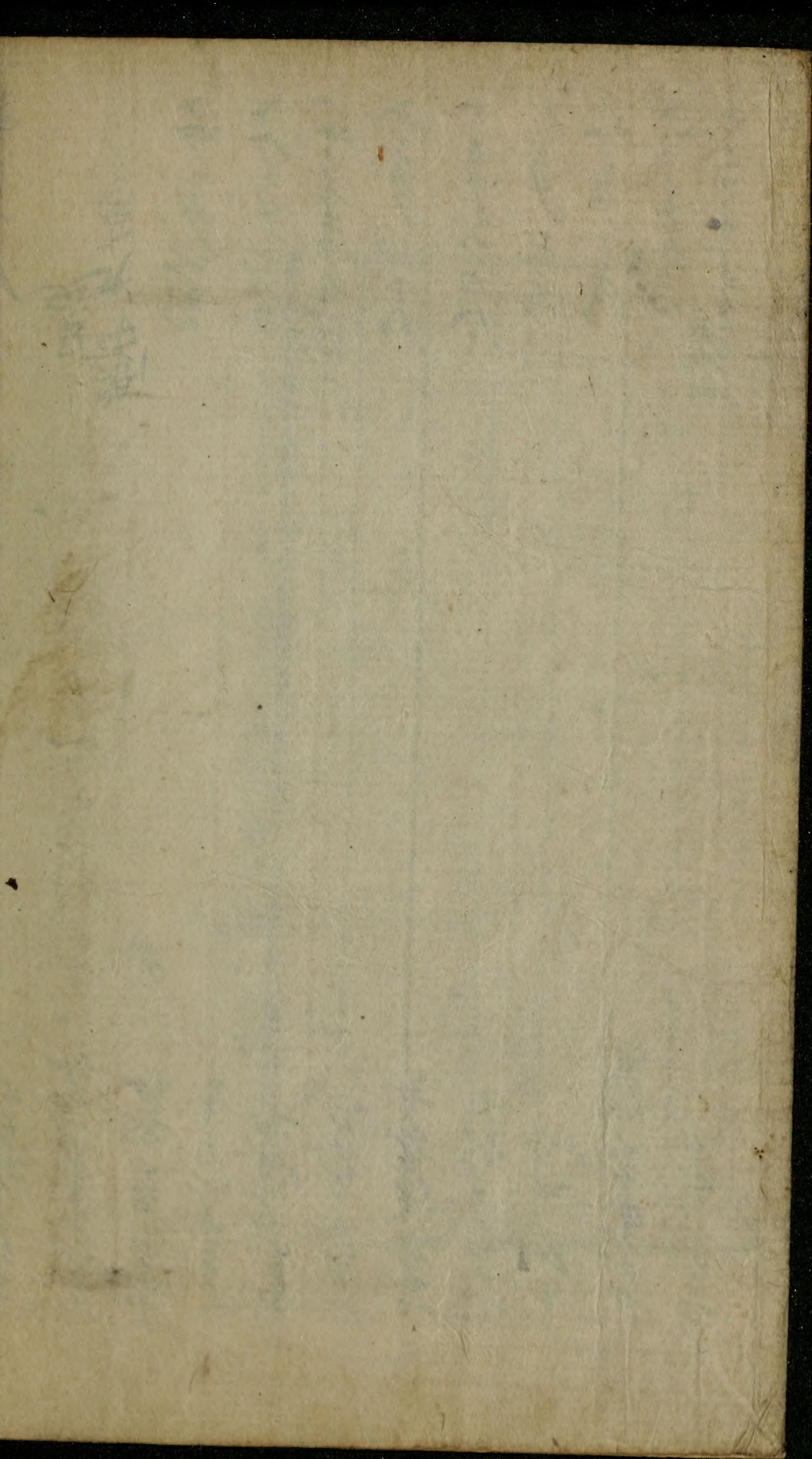
公私聞見錄

下



公私聞見錄下

有長老言趙靜菴當　中廟朝以弼違格非爲已任其於諫諍之際不得俞音則不止且疾惡揚善無所回避一友人語之曰公雖有龍逢比干之風而滑無乖明哲保身之道乎靜菴曰吾以直道事君幸而生則生矣不幸而死則死矣禍福在天吾何畏焉　宣廟之待李退溪禮遇甚隆而退溪造朝甚稀来亦即歸或問之曰　主上之待公無異於昭烈之待武侯而未甞久留者何也退溪曰唐虞之際君臣契合千古罕比猶有都俞吁咈之辭今者　主上於老臣之

言不問可否輒皆從之吾是以不敢留耳兩公處身之不同如此而俱爲正人君子云静庵文正公光祖別號退溪文純公滉別號也

余於幼時聞諸長老之語曰燕山朝有一臺官家在仁川聞新除臺職告于父母曰國事日就危亡吾欲進戇言以悟君聽而兩親在堂不敢自輕父母曰汝旣許身於國可死可生一任汝心無以我爲念也其人卽辭其親訣其妻而色不動及見十許歲女子牽衣啼哭不覺隨淚而不變初志割慈上京上疏極諫被刑而死其能辦死生不愧於龍逄比干余時幼稚

聞其姓名而忘不能記可恨

礪城尉宋文端公寅號頤庵　中廟朝儀賓也時有

戚里喜事貪權責人以己所不能為者故嫉之者多

頤庵曰其來訪戒之曰外朝之臣自當持清議任怨

敢言言不用行不合則奉身而退而吾與君則處地

絶異旣不可遠離輦下自內有私賜與則自我不淂

不有私進獻宮中有事則妻女子婦亦當承命入見

此豈外朝臣子之所擬者乎大凡人情雖不要寵亦

不欲淂罪是以不能無苟順　上旨者故雖自謂簡

嚴之人而宮女輩有請則僅能游辭彌縫而終不能

據理嚴斥已取以自持者不免疲𣪘而反以繩墨責人怨安得不生且歷代帝王雖不能不以權與人而權之所在忌心必萌戚聯天家者唯當奉公守法一心王室持身無媿而已古人云怨可解不可結怨多則謗多謗多則禍至自古貴游之家多不得保全者皆由於怨多也余前祖母乃頤庵公之曾孫故得聞家閭流傳之言

宣廟朝完平李相國元翼初入臺閣以簠簋不飾彈尹海原斗壽後因公事往謁海原海原無幾微見於色留與語曰貪族之行婚遭喪者皆責具於我爲副

其須凡有饋遺不得不領留臺啓之裁理所當然吾何介念酬酢良久言皆由中適有鄉族書乞婚需尹公即命侍婢曰曩日譯官某有所餉匹緞盒其取來侍婢入而復還曰本無是物矣公笑曰婦人輩以公在座欲諱之耳促令取出金封畀之略不動色李公服其偉量終身敬重焉完平後孫至今稱道之

李栗谷掌銓時以銓曹事往時相某公第受薦望而忘持紙硯某公言其失體因其陪吏人有爲栗谷介懷者栗谷曰我旣失體丞相之責我自是相府體例事也吾何憾焉栗谷文成公珥別號也

癸亥反正之夜入直諸臣蒼黃奔迸各自圖生李升憲德泂時以都承旨在闕中於搶攘之中連聲請于仁祖曰願活舊主涕淚橫流嗚咽不能成聲他日仁祖下教曰李德泂之忠義予於擧義日知之李公卒於 仁祖朝官止貳相

金判書藎國 仁祖朝爲户曹判書時有進銀中朝事金公敬其事不委下僚親自監封有筭員一人在傍瞰金公轉眄之時探一塊即起趍出有若便旋者潛置他所而還入舊坐人無知之者獨金公覺之而佯若不知即命罷坐曰疝病欲發不可久坐命置其

銀於一房使其筭負守之待明日開衙以封筭負自念銀不准數咎將歸渠不淂已以所窃者還置其中翌日監封無所欠縮後十餘日金公不彰其罪以徵事遆其任人莫不服其雅量

政府掌藥官朴時亮嘗於朝會時值路泥加着大分套以護靴子大分套乃大皮履之俗名也富譯張炫造家舍用附椽皆國制所禁者金清陰尚憲爲都憲因兩人將治之時亮素獲習於吴楸灘允謙而吴公與金公交親時亮妻子乞命於吴公曰雖吾子犯法金公必不容何敢有畵囑之計哉心甚憐之而終不

敢出一言以救之兩人終受刑訊金公之見憚僚儕
如此有一公子造山亭用圓柱聞金公為都憲即削
而方之盖殿閣用圓柱故私家不敢為也金公相
仁孝兩朝配享　廟庭
崇禎丁丑先君翼憲公為忠清監司與諸宰往復簡
牘積成卷軸其中有遲川崔相國鳴吉書數十紙皆
以國事勉之而乃曰吾在廟堂令公按湖西不以此
時救民則湖西之民更無蘇殘之期毋嫌煩複悉心
錄聞則我當盡心以助云前後辭意皆憂國救民之
事無一言及私先輩殫心國事如此

先君有姑壻某以蔭仕發身求為一縣時完城崔公
為吏判先君迫於姑命往請之公曰吾之前後除官
豈敢云盡淂其人而但能不媿於吾心而已此人其
能稱此職乎竟不一擬先君每擧此事言于子弟曰
崔相於吾言未嘗不從而至其不可為處則確然如
是此其不可及者云完城暹川勲號也
綾原大君俌　仁祖大王母弟也其家善於烹飪
仁祖嘗下河豚使之烹飪趂明朝進膳而進之綾原
親自吹火夫人躬執俎達宵守鼎頃刻不離而允於
事係　大内者則勿論大小致謹皆類此云綾原卒

于順治丙申元日　孝廟親臨其第舉哀

梧里李相國元翼釋褐隸習漢語專意講習後値壬辰倭亂車駕西巡天兵東征使命旁午事機糾紛而譯胥所解不過水火寒暄而已彼此旨意百不通一李公時爲關西伯接應酬酢毫無礙滯天將大喜曰莫是漢人耶於其恢攘之際大有所賴始公以書狀官赴京有舌人於使臣與禮部官相接之時變幻辭說有所要求意謂使臣未解華語也公黙若不知者還到山海關逢華儒探討經史問荅如流舌人伏地叩頭曰死不足償罪願乞縷命公亦黙然不荅及登

台司兼帶司譯院都提調凡諸譯院公事皆以漢語稟定由是人皆自力大為國家之用云

有一長老言靖社勳臣中多英豪文學之人而仁祖之倚重終不如完平李公至於李延陽時白則其忠樸无著稱而猶以凡常功臣視之及丙戌尼山土賊之變延陽自請督戰自闕下直赴官廨即日啟行終不入其家　上後知其事始乃嘉奬於引對群臣之時以延陽之盡瘁謹慎受知之晩如此則況其不及者哉世之欲但以功業深結主知者可以為戒矣

完平梧里相國勳號

先君在首揆宋相國時烈列錄國朝忠臣義士袖之以来曰襃忠奬節固是國家令典而至於嚴興道以一介微賤之人盡誠於魯山尤可聳動千古収錄其後孫以戒来世則安知舍命殉節之士不由斯而出耶余聽之至今惻愴宋公號尤齋

鄭都憲弘溟號畸翁嘗以考官入試院語同僚曰奉君命試多士而容私於其間則其心足為逆賊其時同事長老言於後生故余得聞之

宣廟朝儀賔全昌尉柳公廷亮有宏量幹才嘗納伶官孫某女為妾而非其願也余先考左儀政府君時

居臺戢論𭂘之柳公子叅判淰與先考相遇輒避不見一日先考往拜柳公公命叅判出見屢促而後始出柳公戒之曰吾實犯科鄭公論之當矣鄭門不以私悉中人故視我無異於昔吾何有憾自今日往来如舊勿以介懷叅判不敢違遂相友如初入脈柳公爲長者先考益敬事爲柳公預料物之貴賤指教家僮貿遷獲利積貯米布以恤親族之窮乏者月給廪餼且助婚喪待以擧火者幾七十家其殖利非爲己也而人有訾之者蓋不能詳知而然矣論人其可易乎柳公被彈在 仁祖朝

許丈積於余先考左相府君爲執友曾經領議政少
時家甚貧親戚遠來亦不得供飯及至顯達所得恩
賜盡歸朋友且於所管官府捐出剩餘接濟親舊有
病則必躬問而遺之藥待而擧火者常不下十餘人
人皆以義氣稱之宗有人所不及者而李相國浣語
余先君曰古人食祿千鍾什九在外者謂以所得常
祿分而與之也汝車則專欲恤窮愛族不能遵守法
度惠及親戚奬歸公家汝車終必以義氣見敗矣至
庚申坐其子謀逆賜死而蓋款接雜客好行施與乃
其敗亡之本也李相之言至是果驗汝車許丈之字

也

顯廟嘗於經筵講湯武革命事筵臣權諰進曰臣子則當以盡忠死節爲心而人君則當以我不修德天下豈無湯武之意存諸胷中然後可以安保邦國矣

上曰言甚切宲

趙承旨亂錫　莊烈大妃之兄也溫良謹愼無所營爲禁絶妻孥不敢有一毫干澤事及承旨沒後家事饒於前人以是益知承旨之賢

崇禎庚午先君作寧通津曾祖考府君抵書曰親舊求乞酬應誠難而一則濟人之術一則度厄之方有

則給之無則不給而已以此爲念勿示厭苦之色云

宣廟朝鄭西川崑壽爲判義禁余曾祖水亣公爲同義禁而與他僚同監杖武人之犯贓者有一僚負駿其杖之不猛下語之曰王府之杖固如是乎鄭公曰年少僚宰之言固是矣而王府乃士大夫就理之所也重杖貪贓武夫快則快矣一成規例則豈無吾輩亦不免之悔也其人深服

廢主光海夫人柳氏乃余曾祖水亣公之妹女也光海時國有鞫獄時或問公公心知其冤則於被鞫者毋論士夫賤人申暴於力所可及處前後陰活者不

知其幾而未嘗以德色示於家間故子弟亦不知其所活誰某也崔大憲有源門巷相對揣而知之言於人曰有德於人而不欲使其人知之者唯見鄭相國一人耳

仁祖朝有儒生疏斥三公曰廟堂謨猷如劉孫草笠尹領相昉笑曰劉孫造草笠猶成形體吾輩於國事做樣且不得時以為長者之言盖劉孫乃草笠工之以手拙著名者故凡器物之麁粗僅成皃様者東俗輒曰劉孫草笠云

李相國浣武宰鷄林府院君守一之子也相國少時

侍鷄林語曰武官某為娼供役親自揷籬子不欲與之為伍矣鷄林曰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汝父少時亦有是事耳相國不敢復言其推恕戒飭之言眞有長者之風也鷄林　仁祖朝勳臣也

孝廟丁酉余年十歲始冠入見　上賜玉簪揷髻又賜青金倭扇余受賜而出與伯氏觀璿璣玉衡於䜟營白軒李相國景奭適在座見余扇曰年少兒郎血氣未定何執此侈物為旋見玉簮之在頭又責之以服美且令伯氏近前累累言從儉之意伯氏荅以上賜故不敢違耳相國曰　上雖賜之而我誠不欲則

上亦不必我違也懇懇陳戒不已余於其時雖聞其言而不知其爲藥石也稍壯始覺之深感其愛人以德之懇服膺不忘焉

潛谷金文貞公堉居茅在終南山下余幼時以里中兒數往拜之獲蒙撫頂之恩文貞天性儉約雖身爲上相連姻宮禁而食不重肉親執鄙事未嘗以尊貴自處雪峰姜判樞栢年一間茅屋不蔽風雨而唯以文史自娛終身不改金公卒于 孝廟戊戌姜公卒于今 上辛酉

金參贊壽賢寬緩不苟崇貞壬申爲某曹參判遣

仁穆大妃國哀各司例造白布帽以分而期促工少未及畢造吏以金公必不罪我也以其先造者盡納于左僚及下官之喜撓揵者金公獨以紙帽成服笑謂同僚曰柔善者奚罪余先君翼憲公常稱長者擧以訓余金判書佐明與諸僚赴殿最之坐杯盤泣進而在金公前者饌品絕異盖畏其剛嚴也判書見而不安重杖掌饌之吏余先考左議政府君未入閣時同赴其座歸家戒余曰判書不以待已特殊爲喜後輩不可不知

余先君在幼少時受詩經論孟於梛進士景緝一日

往請盃值柳公在僕隷陋室監銀工役柳公引先君
坐其傍講論以送盖柳公有叔父将行女婚召匠造
簮頊之屬而令柳公監之柳公敬其命不敢離也其
時士夫家法之嚴皆如此令則子不嚴父詔帋不順
兄教其有能讀數十卷書者輒有名諸父之意豈能
使執鄙事供命令乎時柳公為太學掌議後登第官
至方伯卒于　孝廟丙申壽七十
咸陵府院君李公澥靖社功臣也傲睨軒冕務自放
逸裸裎身體不事檢束余於少時異其為也甞質之
先君先君笑曰李公故自有意兒輩何知及余稍長

復舉以問先君曰始議反正之日諸人皆以安　宗
社保民生爲說故李公樂聞而與焉及至勳業已成
多有不能踐其言者至聚籍没家器皿衣服之類日
日聚會親自分之李公見其瑣屑貪鄙之狀羞媿欲
死自廢終身以明素志豈可執其跡而論其所存乎
余於是始得釋然李第在好賢坊距余先第僅數百
步余於髫歲日往遊戲習見李公居處故有是問耳
趙判樞絅清儉刻苦南政丞以雄豪放佚宕氣味不
同而交誼甚密人有問於判樞者曰凡人之相友者
必志趣相符而後可以不渝而公與南公志不同而

交深何也判樞笑曰我天性近隘故樂南之寬南則和而流故取我之偸是以相好云趙公卒于顯廟朝

李冢宰慶徵與徐兵書必遠資性相反而情好特至雖論議有時不同不肯苟合而交誼則終始不變徐公甚慼之及冢宰沒爲營其葬至躬自相山云兩宰皆卒于　顯廟朝

光海朝朴承宗爲相國常置砒礵大如鴨卵者於佩囊中曰遭時不幸朝夕待死安可無此物也每閑居靜處輒噓唏不自勝沈相國之源公一家婦人有爲朴之子婦者故相國詳知之言于人

領議政延陽李公時白世守清儉一日聞其夫人措
置錦線方席大驚命鋪蒲薦於庭下揖夫人共坐曰
此是吾舊時所籍者也際會風雲濫升公卿慄慄危
懍恐致傾覆豈可以奢靡而侈之哉蒲席猶不安况
於錦席乎恨責不已夫人愧謝即毁棄之云李公卒
于
顯廟庚子壽八十
綾城具公　仁獻王后之姊也戚聯椒掖致身勳貴
而孜孜奉公一心國事其判刑曹裁决訟獄必期平
允金同知光燦曾爲郎僚目覩而語於家庭故其胤
金領相壽恒言于余

癸亥改玉之日李白洲明漢以知製教被召入闕見一勳臣子困卧殿庭磚石字呼白洲曰天章何如白洲進至一處則谿谷張公出而執手曰不忍坐視宗社之淪亡不得不爲此擧而慙負天地無以爲顏因涕泣橫流葢奉新王安社稷雖行伊霍之事黜舊君變宮闈亦天地間大傷心處也至周甲癸亥延臣請賜勳臣子孫米布後勳臣子孫會于勳府大張聲樂設宴以樂之人謂若使張公在世必不令子孫赴其宴矣張公諱維　仁宣王后之考

庚申後余與國舅驪陽府院君閔公維重同差䙕殿

獻官語及此　議察事閔公曰甲寅以来吾家兄弟屏居鄉曲幾近十年雀羅門庭絕無人跡而其時宰輔有致疑者蹤跡詗門殆無虛日設令吾輩有不良心何以得辦事耶人心世態前後無異則今日失時之人便是曩時之吾輩亦何能有所為也若夫曰緣奥容潛有所啚則毋論彼此非議察所可禁云

余曾聞老宗室錦林之言有一武人家本貧寒世世藁葬曰功通仕得拜兵使遭母喪襲斂衣衾皆效后王衣襨又用赤木為棺木紋斑斕宛如花裡裀葬先塋其翌年壬辰為倭寇掘出磔尸云近者宮女甚多

積金帛預製送終之具而衣衾僭擬后服其棺板亦如國用秘器及死家人皆遵平日之志葬之西郊未五日為賊徒掘發斲棺裸尸取其衣衾而去不得為而為之者其禍至是耶以此觀之則古今遭變者皆由於天道之忌盈耳

清陰金公於柳希奮為姨兄弟癸亥改玉後柳被大辟清陰持布帶欲往尸所成服人有止之者曰此時往哭得無不可乎清陰曰柳之被刑非係惡逆也不過貪權樂勢迷不知悟雖於生時絕跡其門死後親戚無可絕之義既不絕之則往哭而服之不可已者

也

李司諫興滂當崇禎丙子出守外邑值國比艱謀聚軍勤王而不能如意欲奔問行朝而又不克成難已自責曰君父播越而不能措一事以報國恩何顏更立於朝端乎棄歸鄉曲絶意仕宦朝廷多其志連降召命終不赴歿于 顯廟朝

有一宰問李完平決訟之道何以則善李公曰人之才分有萬不同何能在局外而預為指畫耶但於剖決之際秉心至公雖當雷霆霹靂之時無所愧惧則可矣

孝廟辛卯趙貴人之獄金自點以相臣連姻闔家就戮而申參判翊全亦與之連姻故其家朝夕待禍搢紳大夫及輿臺下賤一口誦曰申公善人也必不作過於宮中矣且曰申公而不免於禍則天道不可恃也獄竟果無一毫之累余見小說楊國忠以貴妃之兄自知不免於禍窮奢極欲竟至家亡國破而後已使國忠操心如申公則安知其不得免於禍哉申公之卒也先君翼憲公以詩挽之曰少日趨庭學禮詩亞卿榮宦際明時身名自保憂疑地恭謹終爲福祿基駒隙忽踰知命歲駟門今屬克家兒瀛奎墨跡猶

如昨褱淚空隨字字垂葢多其謹慎也先君有御賜
瀛奎律髓一秩申公題目故末句及之
尹叅判墀海嵩尉文穆公之子　穆陵外孫也與其
弟吏部郎埅俱有文才少擢文科登颺朝端見識明
透論議不苟大爲流輩所推仰而金判書時讓獨曰
此非國家之福也禁臠子弟醇朴少文蔭仕承家則
足矣而此子才望早著將必爲國家所用後之居此
地者皆將以此爲期望不思才分之不及只欲致身
青雲挾藉宮禁競相躁冐則誰能沮遏其勢耶朝廷
之不尊未必不由於此也金判書佐明　明聖王后

之伯父而聦明強記果斷無私當官莅事繩墨截然
朝廷倚以為重李都巨楚老獨言此人之才雖在堯
舜之時必不空老文武兩道無施不可而後世處此
地者不知才苟之不及時勢之不同只以金公為口
實必欲一襲其跡則今日金公之效勞國家他日必
為壞損國體之首耳金公卒于　顯廟辛亥謚忠肅
配享　廟庭
孝廟實錄纂悋時余仲氏右相公及從兄翰林公皆
以槐院權知巨字為書寫官而白軒李相國為摠裁
官謂諸郎曰他日或有鞫獄則諸君必為問事郎吾

試以故事告之罪人所引者有姓名相同者而居處
地位不同姑不知其所引之為何人如所引者張三
而一居西則必先問張三居在何地身系何役所業
何事面皃何如使罪人明白指告蓋罪人身在不測
之地求生於必死之中初以東居張三告之而治獄
者誤認為西居張三輕發言端則罪人往往舍其初
告之人反以治獄者所舉之人複稱以對一言錯了
死生係焉且首坐大臣搆出問目則問事郎只以問
目中所載之語發問罪人不可攙入已見有所增衍
諸君不忘老夫之言余仲氏與從氏歸告先君先君

曰白軒公之言真格言也汝輩佩服不忘

余於先君大拜後見有相臣来拜者先君必先使人出見之相臣着公服則先君亦着公服着私服則亦着私服以待之而必下階迎之主人升一級客亦升一級相讓良久而後升堂言語酬酢各稱小生其通書辭亦然此皆國朝故事也其相敬如此

朴判書遾乃余先君翼憲公庚友也兒時約婚于某處未聘而處女得危病復生有言其兩目因病失明者朴公父母欲改求他婚朴公曰病盲天也非其罪也盲妻猶可同居人無信不立不可改也父母竒其

言許之及合盈目宗不旨蓋爲讐家反間也朴公生
于萬曆壬寅卒于 孝宗癸巳壽五十二
仁祖甲午年原任左議政沈器遠謀反伏誅金自點
時居相位召監刑都事語之曰逆賊之伏刑者先斬
首次斬臂脚例也而此賊不可處以例刑先斬臂次
及脚以至於頭延陽李公語人曰逆賊行刑次第自
有 祖宗朝舊法創新爲此者其得令終乎其後辛
卯自點果亦凶死自點之子爲延陽女婿而李公之
言如此
光海朝倖門大開後宮用事人家奴婢之叛主投入

者相續東陽尉申公奴崔奇男有能詩名為一時文人所賞譽一朝反其主而投屬辛昭媛房又有一公子家奴反主投屬如奇男者而兩家皆怵禍不敢言仁祖反正後公子扶殺其奴曰奴主之義不可不明申公則使奴叛其主者當時君上之過也是以失國豈可追責於一賤隷乎待奇男無幾微色二公處事之不同如此云奇男自號龜谷有詩集行于世

我朝除官之法雖自吏兵兩銓隨闕擬差而每年六月十二月則各司仕滿及守宰邊將殿最遞罷之代一時差遣謂之都目政求仕之類雲趋坌集百計鑽

剌兩銓之官清濁毀譽自不能掩嘗聞忠清道德山
地有求仕契契貟各出米穀斂散取息積貨無筭每
值都目之時則除出累百包穀以給契貟兩人使自
求仕其人持詣京中以為行賂得官之用無不遂其
所欲而歸故契貟之每都目得官殆同仕滿應遷者
其中一人曰白沙李公之薦得官而白沙決非貨吉
者人皆疑駭相國之姪鰲山君擢男為德山縣監聞
知其事禀問於白沙曰某地某甲何以見之於公而
得官耶白沙曰非我知之漢陰知而薦之耳盖契人
知白沙之不可賄交故納賂於漢陰之妹氏而其妹

請于漢陰吹噓而得官白沙唯知漢陰之不我欺而不知漢陰之見欺於其妹氏轉輾相誤如此此契人之術亦巧矣大抵善用賂者能得曲逕如此白沙李公恒福之號漢陰李公德馨之號幷相　宣祖

中國儒士田好謙崇禎丁丑因亂來東余常憐其流落有時邀致詢問盛明故事一日與語之際下吏來告令日五學士承命暗行列邑矣好謙曰中國之暗行非徒廉察州郡亦使廉察京各司大小官吏之不法事故居官守法者多矣自天啟宦寺用事之後中外旣不能奉法御史亦多循私此所以致皇明之亾

也仍揮淚咽不成語好謙字遜于廣平府鷄澤縣人
生于萬曆庚戌歿于今　上丙寅壽七十七葵于楊
州朴政丞世采撰幽誌崔政丞錫鼎撰墓碣文
丙子之難朝廷以江都為金城湯池將避兵于此擇
帥臣可以守禦者金昇平瑬擧其子慶徵為檢察使
綍家屬偕入及城陷金公闔門受禍景酷慶徵又以
失守賜死金公始以江都為遺種處反作取禍之基
若使金公一以死生付之於天毋論夷險聽天所命
則天未必死之錐死與其死於罪孰若死於國事哉
孝廟戊戌　題廟在春宮春秋纔十八而羣臣猶以

螽斯慶遲爲憂一日延陽李相國冒大雨來訪余先君而入門之時喜溢顔色䟽問先君曰聞春宮有宮人生男者豈非幸也先君曰此必虛言也誠有是事則潛谷金相必喜言吾輩而未有所聞矣延陽顔色慘沮落莫而歸元老爲國之誠此亦可見全公孫女爲世子嬪李延厚基吏曹叅判行進副提學行遇之大人也兩子俱顯于朝而管束之無異奴隷常戒之勿近盃酌一日其宰佩畫來副學家與之飲延聞之使奴招副學至則捽髻以入將杖臀其宰欲乞寢踵副學而至閽者入告其宰乘轎至門矣延大聲曰吾子違吾言

吾故杖之碁宰獨無父乎碁宰驚駭不敢入從外還
去先輩之嚴束子弟如此
丙子亂後先君翼憲公爲平安監司時驛路凋弊
仁祖屢下嚴敎使使客之往來者不得張蓋乘轎遲
川崔相國之兄完川君來吉延慰勅行獨乘馬轎先
君狀聞終至對吏勘罪相國初甚怒曰鄭君之待我
兄何薄也已又更念曰彼之所執者法也我之所怒
者私也以私怒公豈公心爲國者乎更不介念焉
壬辰之難列郡風靡無一人敢抗賊鋒獨金時敏晉
州之守權慄幸州之捷差强人意而賊兵三千猝至

延安前守李公廷䕶適在城中以孤城弱卒血戰却賊尤為奇績且其報捷之　啟無一夸張語只曰賊以某日至城下某日解去官軍無死亡者先輩長老論李公此事曰守城却賊猶可為也有功不伐人所難及髫髻曹國華奉使南中幹當公事回版語矣

金判書世瀛於丁卯之亂以體察使從事注湖南在陣上聞承重祖母之喪以驛馬奔喪後擬銓郎金相國堉以奔喪乘馹為咎沮之金判書時讓議之曰世瀛奉　命在外不帶私馬乘馹奔喪不得已也何不推恕之甚也其後金相國語余先君曰吾於少時不

能深思卒甭論之到今追悔不能自已云
完平李相國嘗語一元老賢宰曰公亦有心性擾易
變爲小人之處乎元老曰其雖不及古人常以古人
爲師豈有終爲小人之處也完平曰不然鄭仁弘之
剠緊世罕其比當其淂名之時人豈期之以叅涉廢
母之論乎及其年老志衰朋友教誘於外子孫縱思
于内終上請廢大妃之疏九十之年伏剞都市故吾
則常恐心性變改不得令終惕慮不弛耳白江李相
国敬輿嘗聞公言後語於人曰完平自治之功老而
益嚴可知其終能保晩云白江之胤李判書敏叙言

於沈青平蓋題

南政丞以雄孫娶於李同知茂林家新婦將謁公姑而服飾甚奢南公不受其禮使改服以見南公世業素饒有富厚稱而其能遵法制嚴束子孫如此云姜雪峰言於余

鄭贊成宗榮　宣廟朝名臣也氷蘖一節終始不變至入於清白之選而其長兵曹行出衢路則有數十小兒列拜於前曰某等乃伐羅司僕也感公之恩謹此來謝如是者累十處鄭公恠之博問親舊冀知其所以然之故有一人語之曰世言公受武人所賂伐

羅一坐除其人為司僕小兒輩必聞此言而嘲侮之耳鄭公及來則其除武人為司僕也宲曰其妹氏之請而妹氏謂武人為夫家孽族故不得不從之後加探問則其妹果受武人之伐羅而稱為夫族以誑公而宲非夫族也世世謂某宰受某人賂物除為某官云者雖未必皆然而亦必有所由論人者不可遽為斷案得謗者亦不可指為誣已詳思細訪必如鄭公而後其可矣有一元老大臣遇余於大癸齋所言之如是所謂伐羅卽俗稱鍮鐵大釜之名也

谿谷張公在　仁祖朝以吏曹判書兼帶大提學言

事獲罪特補羅州牧使張公在朝頗以簡傲得謗而及其莅州武人之爲金吾郎者爲挐罪人過州境入客舍張公具冠帶乘馬以進曰王人入府不可乘轎及其相見禮皃甚恭金吾郎俯伏流汗曰老爺何自損毁張公笑曰都事在京則踵吾門納刺亦難矣而今則與在朝時不同外官之待王人事體不得不如是人有言之者曰公今在外而原任則天官冢宰也金吾郎雖王人而乃秩卑武官也接待過恭得無虧損體皃否張公曰吾豈不知而末俗尙驕下陵上替日加一日吾所以爲此者欲使後生知故例之如此

耳言者乃服近来文士及宰相子弟之為人下官者

舉皆輕視上官以明自重之意務為倨傲故習俗日

變 上前趨蹡者謂之過恭親執戎事者謂之鄙夫

若使張公視之則以謂何如也

仁祖丁丑還都後以谿谷張公起復擢拜右議政張

公在安山墓下累疏不起 上遣承旨宣諭責以義

理時潛谷金相公以承旨往宣 上旨訖仍與私語

乃曰吾以勉出相國受命于上勸公行公乃吾責也

而以私情言之則境內姑無兵革之憂相国只以

上旨敦勉釋衰而起則終不能無歉矣先輩愛人以

德而其言辭之誠寔如此

仁祖在宥時適有灾異玉堂儒臣將陳箴戒之劄先示草本於趙知事緯韓請加斥正趙公不見而投之曰有位居首相而上無父母者鎬白不已其爲變怪豈有踰於此者乎欲陳弭灾之策宜先擧此事也趙公之言出於詼諧而亦宜警人諱老也

東岳李文惠公安訥被選於清白吏嘗語人曰吾於莅郡按節豈能無所玷而但吾夫人不善治家使吾衣服飮食居處服用之物不能爲他人之觀美故見者認吾爲清白吾甚媿焉先輩循寔不喜名如此

東岳謫居洪川也隣有賤婢之盲者常語人曰年過三十尚不知陰陽之理若伴男子得過一夜則死無所恨矣時李公學徒在門下者近十人中有少年子誑武人之喜謠者諱其盲而勸之宿翌日東岳聞之而責人曰事當直告任其取舍而令汝諱其病而使之同宿頗近不直此習不可長也誨責不已古人雖於微細事處之以正者如此余考右議政府君受學於東岳聽其教語言於後生俾爲柯則

權石洲韠嘗往族人家飮酒醉倒枊希奮適來主人蹴石洲而語之曰文昌公來矣石洲睽目熟視曰汝

是栁希奮耶汝享富貴而國事至此国亡則汝家亦亡斧鉞獨不到汝項乎栁無言㤗沮而去人疑石洲之禍或不專由於詩石洲忿慨時事作詩譏刺又能面辱權戚不畏強禦如此則其氣節足以抗疏天門碎首丹墀之下而乃反取禍於屋下微細之事死不得所惜哉

權石洲韠死於詩禍而其兄權草樓韐居在西湖有大壯一隊舟遊於江上過其籬外請與同遊草樓即往赴爲手攬坐客盤中之饌以給童奴曰此漢年幼識迷而能知孝養其母吾以是愛之耳時大妣繼

開西宮諸人知其諷已怒欲罪之中有緩之者曰旣殺其弟又殺其兄後人將謂我輩爲何如乎僅得挽止草棲之尚氣不恤禍如此草棲官止宗簿主簿云

慶基殿在全州城內卽 太祖影幀奉安之所也金慕齋安國爲全羅監司適當重創之日別建數間房舍於大門外稍遠之地 仁祖癸亥後元政丞斗杓以靖 社功臣爲方伯見影殿齋郎招妓伴宿於別堂撤其舍仍夷其地其後年少齋郎離家作客不勝寥寂而留妓無處或於齋室潛引伴宿兩公處事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先海時鄭仁弘以儒相退居陜川望重一時當甬瞻力主廢母之論也鄭桐溪上疏力陳其不可而仁弘反上可廢之疏時仁弘子爲便養作宰星山有人粘無名詩于仁弘門扇曰千古綱常輝遠筆百年宗社甬瞻拳丞相欺秦當萬死李由何事又三川輝遠即桐溪之表德也仁弘見之驚駭曰吾不得令終矣有嶺南老儒親見其事爲余言之如是

鄭都憲弘溟李判書明漢李政丞行遠同赴大科會試終塲製策日考官以初塲試卷一張書高等擧而示之曰擧子綴文當法此作乃李判書所作表卷也

判書知其入格無意製策周覽儕友之文言其利病
鄭都憲持席避去曰人必疑我藉頼於君不可同坐
李政丞曰吾獨不爲清容乎又避而之他判書兀然
獨坐前輩之遠嫌潔已如此云老長者言於余
金判書時讓奉　命廵嶺南有一邑稽誤失期𢪸致
鄉所縛於刑板露臂將杖之忽有自外突入者以身
加於鄉所臂上乃判書女婿李道長而所縛之人即
李之叔父也判書叱之曰吾豈曰一女婿而廢国法
乎命羅卒推出而仍杖之判書之不顧私如此云李
即曽經判書元禎大憲元禄之父而官經翰苑玉堂

吏曹郎來陞緋玉而歿余先君嘗言之

金荷潭時讓謫鍾城納北關妓放還時携來生男使屬正兵歲納身布人曰宰相之子法不當充軍而自屬納布何也荷潭曰北妓之不得離其本土國法也我犯法而携來又從而産子心常不安故係之軍籍而納布所以贖吾罪也聞者歎服

李貳相尚毅兒時性甚輕率坐不耐久言輒妄發父兄憂之頻有責言李公佩小鈴以自戒每聞鈴聲猛加驚飭出入坐卧未嘗捨鈴令日减一分明日减一分及至中年之後以太寬緩見譏於人而渾然天成

無一毫作戍之態後人之戒輕薄子弟者必舉貳相

以爲則云余先君言於家庭故余得聞之

沈晲沙之爲洪州牧使林判書墰爲本道方伯而林

公少沈公三歲故常肩随之及巡到洪州沈公自以

平日親友接待頗簡林公笞州吏曰汝守於我交誼

雖密上下官體皃不可不嚴汝守有失晉受笞罰其

後沈公每語子弟曰吾先失體皃而復怒其笞吏則

殆近蔑法故終不介懷而自此益覺已非敬執下官

之禮林判書之玉成于我者寔多云相國之亂清平

沈可晦言於余

晩沙沈公嘗語子弟曰吾爲弘文應教時徃一僚友家案有新曆百部我取數十部入袖曰可副鄉族之求僚友心動面赤不能自定盖欲還奪則不可仍與則可惜故也吾於其時留之旣難取之又難客且同措至今愧悔自是以後人不與則不取汝曹以懲於吾者以爲戒可也

鄭桐溪蘊立節於光海朝癸亥改玉首被登庸樸直敢言士林仰之爲養出爲南原府使淵於治郡而且有親而在堂篤信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文不能撙節官儲日空谿谷張公謂桐溪久在南原必爲不恔者

所構言于朝中以副提學内遷張公愛人以德人多稱之桐溪於丙子之亂以叅判扈駕于南漢及至仁祖下城之日以刀刺腹血流淋漓幸不犯腸得不死轝歸嶺南結廬智異山中終身不出以仁祖辛巳卒永安尉洪公柱元　穆陵儀賓也嘗與諸儀賓語語之曰人之貪富各有分限而不知其理者强聚財貨終未嘗不遺慘禍國家昇平時有一公子富甲一國寶貝奇玩殆遍帑藏晩得妾女嫁婦厥孼子而妖惡無比能欺蔽公子盡取其好田地歸己公子之嫡産子孫未之有得及至壬辰倭亂公子滿載寶貨避兵

於山谷深僻處我國無賴子以火砲邀路殺之掠取寶貨而去其妾女婿在光海朝與金尚宮等諸姬締結作惡　仁祖反正後正刑籍沒其田土令為請社勳臣所有公子家所得許多國家賜與之田土歸於一妾婿而終為功臣所有公子一生勞心珍玩之蓄只為殺身之資此豈非可哀之甚者乎又曰丙子秋間此報甚急而國家以江都為金城湯池盡以宮中諸物輸入江都余家受賜書冊服玩中珍異者亦為預送江都其留置京第者不過尋常書畫及若干衣服而已其冬胡兵果猝至遂盡棄京家所有單身入

江都及江都不守公私百物一無所全事定歸家則
京家所留皆得全焉孰謂置江都而盡失之置空家
而能存耶人間萬事皆如此凡人之經營作爲徒費
心力而已亦豈非可笑乎
永安尉洪公賜第在安國坊素稱甲第洪公嘗謂余
先君曰甲第之能傳子孫者吾未曾見故吾奉先祀
而不造祠宇其視居第無異蘧旅義昌君搆第於西
學洞而擇材甚良築基甚堅曰使後世子孫無更修
之勞其後洪公子孫尚居其第義昌之第屢易其主
兩公以　宣廟儀賓王子名德相侔而氣像之不同

如此

先友柳利川景紹嘗謂余曰吾年老閱世多矣嘗見士大夫為子孫計者若以祿俸所得恩賜餘波求田問舍以遺後世者莫不安享其福蓋是天之所以與已者也安而受之以傳累世者其理宜然而賣官鬻獄欺瞞君上憑公行私害人徑利者一時榮輝雖極薰灼曾未幾何身陷大戮財亦歸官已不受禍殃在子孫其倖而得免者則子孫不能有終歸於所不知何人吾自　仁祖癸亥以後見之多矣汝於他日試觀之則必以吾言為不誣矣到今驗之柳丈之言如

合符節焉

昏朝有名官甲乙兩人負時望寵姬欲結爲黨使人通欵甲嚴斥之乙以温言不受聞者多甲而短乙後甲陰結行惡乙終不汚人始知甲之情態云

余於少時聞諸長者語崔遲川相國事曰相國有欲薦之人而人或非之則輒和顏而言曰吾果心知其歉然而不能擺脫私意欲掩短發揚矣公言其非我何敢遂非自是乎以示媿謝之色此最人所不及者云

先君嘗與澤堂李判書植同赴宰相家婚所及新郎

将入洞口主人請澤堂曰令公福祿世罕其比願燃燭火澤堂正色曰婚禮燃燭自是老婢之事卿宰可代而為之乎不敢聞命主人有慙色不敢更請云

谿谷張公嘗語子弟曰他日汝輩為人下官必下馬於上官家大門之外騎馬將歸而上官有追傳之言則必下馬以聽之如有傳言稟白之事則必下馬拱手以俟盖敬官長所以敬君上也云谿谷姪子張恭議善冲親承戒語嘗言於余

崇禎辛巳先海主在濟州卒逝之報入来逮事臣僚皆食素四日而止云

棊品棊於暇日邀致儕友一隊名宰咸會而樂靜趙叅判錫胤亦赴焉盃盤狼籍棊品曰族弟棊為享老兄自官備来故欲與諸公做一場團會耳樂靜正色曰既無赴遠餞行之事而費公物設無名之饌父兄宜禁之何為受其享耶我不可助其左也即起立諸公挽而留之以家釀進之樂靜強飲一盃不下箸於所陳之饌仍即歸家滿庭皆不樂而罷伊時與遊長老言於余

甲子賊适之反仁祖使延平府院君李貴往檢江灘把守公至則守卒已潰賊渡臨津官軍敗報至京谿

谷張公時長玉堂與司諫吳翻入對請行軍律
上知非公失誤終不允谿谷與延平之子延陽時白
爲同門友情若兄弟而不以私有所低仰延平戒延
陽曰失誤軍機法當誅張其之請以按律乃其職也
汝輩慎勿仇之常招使相面延陽兄弟不敢違往来
如平日云
光海時科舉大抵不公而庚申兩榜最多人言且拘
於術士言久不放榜癸亥改玉勲臣請合未唱名兩
科更爲試取以作一榜盖私意挾雜創設無前之事
也新政之初舉措苟且人心不快而蔡湖州裕後赴

試居魁官至冢宰且典文衡而每自歉恨常獨言曰
追思伊日赴試之事至今愧恨面頸自赤士子之唯
知重科者宜以我爲戒云
仁祖丙戌以手教罪狀世子嬪姜氏仍賜死臺諫爭
之久　仁祖召臺諫面諭以不可爭之意迫令停啓
李相國行遠時長栢府退即停論姜氏遂死李公喟
然嘆曰龍逢比干果賢矣聞者悲之
李相國浣爲訓鍊大將時嘗令幕下軍校及吏胥輩
曰雖有禀議事必與人偕入勿爲獨謁蓋慮幕屬有
以被譖自疑者故也終公之在任軍中坦然無猜疑

之心云

李相國浣置其所乘馬於窓外朝夕蒭豆必親執以飼或言公名位既高且有圉人而親行厮役之事不瑕有傷於體面乎李公曰吾以弓馬發身常擬朝夕赴戰為國效死一身死生專倚於馬養之無息愛而臨危責其一心成功則彼雖畜物我無愧耶言者乃服

李相國浣家在東部駱峯下而豨坪大君第亦在同里及李公拜大将急急移家於安國坊曰将兵之臣不可一日與王子同隣聞者莫不㵎服其言

顯廟己酉春幸温陽之温泉先君扈駕時余內公主
之喪穀燧未更諸人皆來致慰而宋尤齋時烈自懷
德來朝見先君而曰為完台家福祿有公主之喪可
見連婚宮禁之家為人所憂如此也
金沙溪長生之庶孫考死於光海朝朴應犀之獄沙
溪將被緣坐之律其時國舅柳文陽夫人鄭氏為進
宮中曰長生大儒也其庶孫既非承服正刑而又用
收司之律於名儒則決非國家之福光海遂寢之
申右相翼相乃余仲氏右相公之友也以故人之孫
推誠遇我余或聞申公處事有未盡善者盡吾所見

悉陳由中之言則申公開示不諱無則曰無有則曰有未嘗有有某事而不言者絕無游辭周遮之狀方其對語之時已知其可貴而與他人言然後尤覺其虛懷真宰人不可企及也九原難作為之累唏

昔有一宰判吏曹也有名同其先諱者則不為舉擬於官爵先君翼憲公對一家人入銓地者舉此事戒之曰銓者銜平之謂也人臣代天秉銜何敢以一己私事泥公朝可任之人乎先輩名流已多有非之者後進之人不可不知也

余嘗白于先考左相府君曰癸亥後搢紳之間其有以

禮待廢君白　上者乎先考曰淸陰金公貽書勳臣勸
使厚奉　先海及其夫人白江李公請于　仁祖以
廣光海所居且送舊宮人以娛餘年又請嫁娶仁城
君子女使有配耦此皆　上下之所厭聞而李公爲
之矣又曰李公嘗陳達　孝廟曰今之朋黨與古之
君子爲朋小人爲黨者有異士夫之交相猜怨者正
如妬婦之事也其後　孝廟之調劑彼此不示厚薄
者未必不由於李公此言之先入也
李左相慶億未入閣時與朴判書長遠及一宗班同
坐公會余亦在坐其宗班素有令名故務自韜晦乃

於坐上故發青樓鄙悖之談李公正色緘曰若不忍見不忍聞者朴公不爲酬酢而和顔強笑兩公氣像不同後進之人於何取則也記之以俟尚論君子

金將軍應河鐵原人也微少時爲量田監官均田使欲令高其田品以厚其稅將軍執不肯從曰薄田厚賦民不能堪非但一時貽弊必將萬代斂怨吾不忍爲也均田使怒杖之而猶執前見均田使始覺悟愧而從之鐵民至今感其德　顯廟癸卯有圻甸量田之役圻甸土薄無一等地而王室至親家水陸之田例免其稅故上司勒令宮家田土陞以高等曰宮家

無稅置之一等無妨矣有楊州監官金姓者爭之曰宮家免稅不過數十年而已未有百年仍存者此田之歸於民間須臾間耳既爲民田之後則薄田所出不足以供優等之稅必爲無窮之弊上司不聽其言及至今日皆如其言民多棄而不耕人莫不追思金將軍焉將軍之爲量田監官在 宣祖癸卯

李世完士族子也爲里中執綱以規正風俗事偶杖隣居賤漢遄遄致斃死者之家告官因治時許丈積爲刑曹判書世完即故人子而且其所犯出於無情故不加嚴覈死者族屬邀於路高聲詬辱聽者代忿

許夫若不聞者過之余先君聞而語之曰以令公平日性度揣之則必置重法而若不聞知之何也許夫喟然曰我無所失而受其橫逆則豈不猛治乎我既有緩治之失一聞其言方自愧責不暇何敢掩已過而責人乎

洮器遠謀逆伏誅後其所領軍校皆移屬具綾川仁垕幕下而具公以某甲曾爲器遠所親切不許隨衆偕謁一日武官閔墡入拜具公退立庭下曰請縛送某甲于鞫廳車裂以徇具公驚問其故閔墡曰人臣謀逆則當誅不謀逆則平人也老爺如見某甲反狀

則當速殺之如其不然則豈可以逆賊待之乎具公
曰微汝言吾不能覺立召某甲待之視他軍校具公
之從諫如流多類此云
潛谷金公鄉居時隣有武人目不識丁言無倫序而
金公以其木彊不修邊幅善視之後公爲忠清方伯
武人来謁金公曰從何遠来武人曰欲圖非分富貴
路由於此矣金公曰惡是何言武人曰吾年迫七十
而喪耦無子故令擬再娶湖中幸而得賢内助生子
不絶血屬則將大福我也不幸而得悍妻又不生子
則將大禍我也吾之此行宲無異於犯上圖富貴者

也盖武人見靖社勳臣中有不念生民休戚全尚一己富貴者故爲此言以風之金公即以此言貽書于勳臣綾城具公宅曰此言雖小可以喩大願交相勉礪毋爲無識武夫所慨也綾城聞而曰此吾輩之頂門一針也石見武人亟官之具公辛壬崇禎辛巳壽六十五

晉州牧使乃慶尚左兵使營下官也樂靜趙公於仁祖朝爲晉州牧使時日日乘曉問候於兵使兵使於接待懇請除禮則乃曰吾之所以爲此者非爲兵使敬君命也上官雖有所教不聽命終不廢國舅驪陽閔公在孝宗時特補鏡城判官乃北兵使之管

下也候謁兵使一如樂静之為兵使金遏請止而猶不止兵使使其妾每日乗曉盛備酒饌待判官入坐擧床以進閔公曰此無前之事也何可日日為常恳請止之則兵使曰判官不聽吾言每曉来候吾安得曲從判官之言乎閔公不得已間日問候北土故老至今傳說以為美談

器遠伏誅後有一名官在人家酒所自矜己能絶跡於器遠家仍斥平日相交者時止庵李叅判行進在座乃曰器遠未敗前數十日某宰以公事往其家見君之脅肩諂笑歸言於人而今君自謂絶跡君之絶

跡在何時乎名官憮然其後辛卯自點伏誅其名官又言己能預絶他人則不能李公曰器遠自點欺世盜名位至大臣一時文武士或以公事或以私事孰不出入其門其不能預絶者固不無其人而君之親家兩家世所共知也此不過見識不明而非預逆謀者則只當内顧愧恧而已而遽發不宲之言欲以隻手掩人耳目士夫言行不當如是也名官氣沮不能荅但强言曰令公醉矣令公醉矣李公之酒後言快多類此而名官終不能加害於李公云

李知事汝發爲御營大將也軍中施賞甚薄人或以

大慳為言知事笑曰無事厚賞則臨亂何以邀勸人於伊時不知其言之有味矣至于今日見賞太濫人之意望日加月增然後皆服知事先見之知也知事登武科襲封韓興君卒于今 上癸亥年六十三

金歸溪佐明康熙丁未遭其夫人之喪權厝於楊州平丘村聲言某日夕後當由東大門返櫬賓客軍校皆候於東郊歸溪乘曉乘舩下泊於西氷庫江渚自南大門疾入歸溪之爲國舅清風公僅得迎哭於南大門外蓮池邊他無一人出迎者盖歸溪方以兵曹判書兼守禦使且其胤錫胄以新進名士有能文名

頗交者多慮其賓客雜沓以致人權重之疑也金公
當日擧措雖似權道而末世處此地之人自不得不
如是也

仁祖朝許大積爲全羅監司後宮趙氏家差奴到營
白事許大責以事理不當却不施差奴曰巡使不從
吾言其能更還他爵乎許大曰爵之還不還非汝所
敢言命羅卒反接以大杖殺之棄尸門外趙後宮聞
之申飭家人曰 主上若聞差奴籍吾勢致死則譴
責必及於吾汝輩愼勿以此事出口其時趙氏寵冠
後宮而其畏上如此於此可見聖祖御家之嚴也

李相國浣於　顯宗朝爲兵曹判書固辭不拜方其未遞之前有一所親武弁乘昏踵門欲入拜李公曰我雖以不拜此任牢定于心而兵判之號尚在身上武弁之出入兵判之家雖曰常事自有白晝接客之時令若與君柢燈夜話則不但於君不好又必促我之禍從今以後愼毋以晨昏来去聞者莫不歎服

我姑夫判書尹公絳言嘗與趙龍洲絅接隣以居時龍洲丁父憂其哭泣之哀執禮之節寔有人所不堪人所不及者使世之已經草土者視此則其不自愧者必鮮矣

李判書慶徽與金判書佐明嘗會於公廳語及鞫獄事李公曰我國鞫獄規例特嚴不無寃死者若改以變之則日後所活奚但王賀之萬人也金公曰何以言之李公曰善文者平居無事之時結撰疏章數日思索屢易草槀而猶不能盡意況於罪人急遽獄辭乎方其訊鞫之時心魂爽亂神識昏迷而促令納供急於星火搜稱甲乙錯認東西勢所然也而取其惟怯中迷亂之供指爲違端而啟請刑訊旣施刑訊之後則雖有追陳暴寃之言謂非問目中所問使不敢開口必準三十杖而止而謂以與前供無加減又請

刑訊一次二次至于屢十次而猶然故一入鞫獄無
得生者按獄之人非不知其弊而拘於獄體曰循不
改彼有罪者固無所惜若是鴻罹者則其冤何如自
今定法雖有元惡大憝一見而即知其爲正法者如
有追陳之語則收錄其語而刑訊時雖非承欵之語
有所陳之語則又收錄之並皆啓達信言出於罪人
之口者一無所遺以聞於　上則聖鑑所照必燭情
罪之虛實而無罪者可蒙哀矜之典矣金公曰我先
考文貞公亦嘗有是言矣李公卒後余先考左議政
府君追聞是言曰李君義此一言亦足爲賢宰相而

天奪之速未及大拜可恨君羨李公之字也
宗室綾山君名僖與余同為揔管八直闕中綾山於
仁祖外從具綾川仁垕為親能知其時事為余言
仁祖丁丑還都後金領相瑬獨子慶徵以江都失守
賜死　仁祖憂金公或過於隱痛頻招具綾川窃問
金公無不平意耶賜與比前倍蓰盖臺臣請慶徵失
守之罪　仁祖以元勳獨子不忍置法不許久而始
允之具令具公探知者　聖心不安於行法而金公
釋權謝客誠淂自處之道若以其時乃擄兵權武士
盈門則畢竟亦有不可知者云

錦林君愷胤往謁同宗坡興君而坡興適與數三宗室飲酒坡興以大盃賜錦林酒曰聞汝巨量久矣試飲之錦林執盃不即飲坡興發怒曰汝以族尊何敢違嫡族之言乎命奴推背黜之錦林曰得罪嫡族何敢歸家席藁其門下三日俯伏坡興解怒招見然後始乃退去諸宗至今傳為美事余及見錦林襟懷磊落宇量寬弘且年迫八十位至一品而謙恭卑遜無異少時又聞光海朝親行大祭于 宗廟群臣行飲福宴錦林酒後痛哭曰李爾瞻濁亂國家 宗社阽危吾安得不哭見者頸縮有老宗班言於余飲福宴

癸亥後不復行云

近来京外儒士於大小科場率不免苟且之事間有厚招疑謗者而獨金公壽增以清陰相國之孫首相壽興壽恒兩公之兄其讀書着工乇非凡儒之比而當其赴舉只任考官取舍一不爲時俗區區故終不淂題名紅紙上安分居閒唯以文史書畫自遣世人服其清高卒於令

上辛巳三月壽七十八官至工曹叅判兼副摠管其所書篆隷遍於公私金石刻

嘗聞故老之言金慕齋退居驪州也其弟思齋正國在長湍每以輕棹就謁焉慕齋曰吾輩已老餘日無

多何不移家此傍朝夕源源也思齋曰兩家各有婦女偏塞之人安能如吾輩之友愛乎弟欲見兄則弟来兄欲見弟則兄来此終始不督之道也

一政丞乃廣灬宗室之後孫也宗室外家本出官籍政丞歷踐内外之職見供役官妓未嘗以賤號呼之有罪則諭以事理責以罪之亦未嘗以賤踏之言加之有一元老舉此謂余曰此乃長者之風後可為師云

余先君在相位李判書世華以槐院臣字曰公来謁而命下人取紙硯先君曰正字自持来判書大有不悦

色退言於余從兄翰林載海氏曰相公使我督行下吏事得無太薄乎翰林曰相位禮絶百僚兵戸判有闕則吏曹判書躬受薦剡于大臣而必自執簿奉硯冢宰之尊尚且如此槐院巨字不過九品微官耳親執筆硯何足愧乎判書大驚曰生長鄉曲未諳朝家體例令不聞君言則終何以覺其非乎自此訪問國朝典故躬先行之仍以恪勤著名於世云判書於已巳廢妃之日與吳忠貞斗寅朴應教泰輔同受訊杖獨不死後長吏兵曹兼判金吾己卯以年七十八耆老致自是托病不出更不着朝衣

許丈積以首相為都體察使開府城中抄擇幕僚以許𢙢才識文筆膂力貨殖等名色俱收並蓄京外雜流各效其能門闌如市閔相國熙訪余謂之曰許相精神過人故雖有粗率之病而識見明透到今年老智衰且為惡子所誤全不覺悟已可寒心而最是雜客盈門必敗之道也許台於公之一家常自信服公一開口言其不可則必即悔悟余曰台監可言而不言使余言之者何也閔相曰許台之待公家有異於視吾輩公之一言必勝於吾輩百言故也余曰我是少日床下拜者吾言安能動其聽乎閔相默然良久曰

彼不得悟吾不能言公亦不肎言只將見其敗耳爲之含淚居數年而果敗余到今追思言雖不用當盡在我之責而知其不可行而不言坐見其敗幽明之間不能無愧

令 上已未有江都等城之役有匿名投書于監等者邀與同送監等者上其書朝家廣加購捕久而始得設鞫治之時宰欲加以周紐之刑以期得情周紐者乃治盜之酷法建大木于兩脚之間以索絞脚上下左右引索則脚曲如環盜無不服李及第元禎時在宰列大言于朝曰鞫廷自有 祖宗朝定制而韓

上黨明澮創設烙刑至今流毒今何可又創新法乎況爲法自斃古語亦可戒也周紐之刑賴以不行至已巳朴學士泰輔諫廢妃備受烙刑訊刑壓刑而辭愈直有金吾老卒流涕語人曰己未若創周紐之刑朴學士亦將不得免也李及第曾經一品判書而収職諜故不書其官

余兒時聞諸老璫相語曰嶺南士族有天閹者內侍法取之爲養子其族屬絶不與通 仁祖朝閹之叔父爲承旨直闕中閹方籍內府在禁中以所得柑橘若干枚乘夕進之承旨曰南北寺不得相通國法也

旣不受柑橘又不令往来其家終不相面而死承旨之守法如此可畏哉余聞承旨之名而今不能記得可恨

朴承宗子自興乃李爾瞻之女婿也承宗微聞爾瞻有廢母后之意而未知虛實與之對語適有一鳥止于庭樹皷翼而鳴承宗曰彼雖禽鳥而能知反哺不可賤視之爾瞻黙而不荅偶有飛蜂過前即曰此是微虫而能知君臣之義不可輕視之承宗知其意之牢不可回始與之貳云

林慶業初爲南邑守以官米百包買駿馬一匹而馬

有超逸之才一境之内喧誇不已慶業微聞之乃令邑中業射者射的較藝及至期日以其馬轎新造鞍勒繫之官街垂柳曰中者當以此酬之有一人中之輒予之於是譽聲騰布流傳都下有先輩聞之曰慶業此擧手段甚濶若此不已難保有終矣及丙子後朝廷不忘尊周之義欲以一个道達情寀於 明朝而無可送者慶業募僧人名獨步者以木道至京師崇禎皇帝大嘉其誠賜僧名麗忠後爲清人所覺使我國繫送慶業慶業中途脫走航海赴南朝及南朝敗爲清人所得還之我國 仁祖大王雖怜其心而

形禁勢格不得不囚訊終死於桁楊之下人皆悲之
今　上庚辰曰其後孫𠯈寃議于大臣　命復其官
而曾經兵使爲二品職故禮曹據例遣官致祭
余仲氏右相公才踰成童委禽于南邑見武弁某甲
目不識丁亦無父兄師友之淂而齊家之道極有法
度男女有别閨門嚴肅鄉里儒士亦取而爲則累年
後仲氏讀書於圻内山寺偶逢其武弁而適值雨下
數日聯枕仍問君以方馬發身未甞學書而治家有
法能使鄉中儒士敬仰何也武弁面頸發赤欲語未
語者良久仲氏固問之則曰我於年少時訪從妹之

居窮僻處者對語良久從妹忽面紅氣急將突前抱我我見其狀即起而出來蓋以其人容皃甚陋故我得免於禽犢之歸若使其人有妖艷之態可以動人者則我心亦不可自保也自遭變以来心赧不能定後往鄉先生家坐傍造次先生教童子以七年男女不同席之文童子問始自七歲而不同席何義耶先生曰男女之慾大故必自幼歲遠以別之乃所以防禁邪心也余聞此語而始大悟心口相語曰若早聞此語從妹獨居之地豈輕到乎即請於先生以諺文翻譯聖訓中男女有別之文伏而讀之行於家庭故

令為一鄉所矜式而人無知我所以致此者有由也我觀秀才他日必為宰相余乃吐露肝膽云

顯宗時宗室某兄弟與諸公子遊漢江設饌方丈大張聲樂凡三日而罷方宴有蒼頭携酒盡從艇舷而過失足墮死而宴自若老璫鄭弘淵聞而嘆曰某公兄弟其將不得令終矣人問其故弘淵曰光海朝柳国舅新第落成行杯女奴跌仆樓板板觸陰户即而死終不撤宴人謂不吉之兆今日所為何其近於是耶其言果驗

外棺着柒只行於 大行之喪而自餘則雖 王子

女之貴只用本色之梛所以存大防也今 上丙子年間有某姓倭譯遭妻喪糸外棺如國喪之例宰相臺諫聞而駭之而其人家積累十萬金能随處通門故竟無糾正者識者為国家憂歎

延陽李公語人曰癸亥改玉之際賊流之奔走陪衛者多蒙縻酬之恩而意欲無限輕視朝廷 宗社重安雖頼其力而下凌上替自此始矣

崇禎丙子之亂我國人民之係累者不可僂指而或有夫婦並被掠擄者則清兵憐而不奪其妻故雖娼妓賤婦亦有得免者士子之被擄贖還者歸言於人

此必其國紀律嚴明而然也以夷狄入中國久享天祿有以也夫

萬曆壬辰有士族子某年十五娶妻三日而遭亂被擄其妻認為死於兵服喪三年而仍居舅姑之側數十年後某自倭逃歸顏貌聲音變作他人其父母亦不能卞聚族而謀之一人曰某也與其妻同處者三宵交會之間必有他人所不知之事置之異室各徵其言言若相符則可知其非誣也父母以為然父問其子母問其婦三夜交驩之事悉陳無隱而子與婦之言相符如契遂為夫婦如初當時皆稱其周詳蓋

於其時有遭此變而輕使合歡致有後悔者故稱此為善憂云

烏城君宗室也以青樓酒肆為生涯浔豪俠稱年迫八十余嘗問之曰公之為俠斜行為人所誘而不能拔乎抑生性放佚不能自制而然乎烏城嘿然良久太息而曰自吾幼稚至于弱冠未嘗一蹈邪逕若守靜處子見人則輒羞不能擧頭一日隣居武人誑余遊觀至一處則乃妓館也琴歌喧闐觥籌交錯心頗赧澁欲為還歸而為諸人挽止既久稍安而兩妓忽脫衫搔癢見酥乳豐軟玉肥濃膩狂心火起不能忍

耐終至交寢而後已而自此流蕩忘反以至於人視禽犢使吾至此者皆當日一乳之祟而武人使之也始知河間淫婦本非不貞者人家年少子弟以我為戒必慎其所與遊而且禁於未萌可矣為之慨歎不已

叅奉宋德基獲習於余先君嘗言其先祖與羽士田禹治情親有一寀相子要與偕往禹治所問平生休咎禹治曰某年退居鄉谷某年不求官某年不出門不交某人不求得他人財物積穀無過幾石臧獲無過幾人樂在其中否則必有大禍其人曰吾之所欲

知者富貴榮達之事而子之所言一無及之者然則終無通利之事乎禹治曰吾能指人可安之道而已進取榮顯則有天命惟當守道而行無違天心則祿在其中矣輕信術家之言而逆天違人勇於進取者初若有得鮮有不敗蓋以無正其道之心而有謀其利之意也吾能知天人相感之理故教人以求安之道言不言在余用不用在君不用而至于窮阨之境則當思吾言耳禹治雖非吾徒人見識超邁故能有言云

內侍鄭弘淵余曾祖左相公八才婿也　宣祖朝始

到京師未屬内府之前時時踵門及其隷籍来拜以
辭曰國有定制内外截然此生更無拜謁之日寧不
悲哉遂滂泣而去及余儀賓王室弘渊年老尚在見
余垂涙曰公與外朝有異而吾嘗受戒於先左相公
故絶意於往来門下云弘渊殁于今 上丙辰年八
十八為人恭謹善良故 孝廟令侍東宫
金謹行倭譯也秩高家富而持身謹恭且多計慮故
交隣之際朝家倚而任之謹行有女婿新造家舍頗
宏潔一宰官為避寓而借之金婿强許而愠見於色
辭宰官怒其不恭文訴刑曹請治以凌侮士夫之罪

時余堂叔左相公為刑部長謹行曉詣其第請曰賤壻得罪宰官頭痛杖之雖見血亦不怨也堂叔試謂曰其罪奚至於此乎謹行曰小人有富名壻不被重杖則將上累於老爺且薄罰之則不足以觧宰官之怒後將重被大罪矣叩頭乞不已謹行可謂能於涉世者也

仁祖戊子年間武臣金某為平安兵使時有所眄妓愛之專房而妓嘗留情於武倅鄭好信不能忘鄭因公事到營則妓偷隙潛出好合綢繆而有密告兵使者兵使詰問之妓牢諱之至擧刀斫指以誓之見者

莫不愍歎好信聞而忿之曰此妖物也吾不可隱請
謁兵使悉陳事狀治以重罪人皆多之好信官至副
摠管享年七十餘歿于今　上朝
洪彥純譯官也嘗赴燕持厚貨往妓館館人指一室
以示曰此可以稱此直也彥純入視則乃國色少艾
而服素服淚有悽惶不忍色彥純細叩之乃被罪兵
部尚書之女而欲運父柩賣身取資自言一許此身
當終身守節彥純聞之拜於庭下曰外國賤譯何敢
汚天朝宰相之家耶即以其金遺之而歸同儕者並
嗤嘲之彥純不少悔後數年隨使節復往渡灣自禮

部連問彥純來否人皆異之到京始知前日宰相之
女爲禮部尚書綂室尚書聞彥純義氣傾慕問訊云
時使行蓋爲本國改宗系事而事由禮部尚書以彥
純故極力左右之遂淂盡雪千古誣衊之辱　宣廟
大喜于　廟社錄先國勳封彥純爲唐陵君而尚書
夫人召見彥純厚餉錦繡以報之云領相洪公命夏
聞於其時長老言于余如是
朴弘耇先海朝相臣也癸亥改玉後以屢出賊招賜
死其妾李每言伊時事輒曰士大夫當官處身當決
以己意毋爲傍人所撓惑雖子弟妻妾之言一切不

可泛當趙漫疏諫毋后不可廢被鞫受刑也家翁嘗鞫事叅坐及罷歸脫帽投地曰目見此事何忍不歸斷有退去之志而子弟並皆沮止吾亦以歸田後資生之難非徒不能奮决反有挽留之語畢竟禍機至此士大夫之居官處身豈可爲傍人所撓乎其所謂當決以已意云者實藥石語也事在光海乙卯六月云

崇禎丙子亂前有爲户曹書吏者垂老始生一子奇愛之每出外得果宗餌餅之類則輒袖歸以遺之一日醉歸兒探其袖以索而吏醉以爲白大將噬已拔

壁上鈎亂斫之及醒視之遂發狂死嗜酒者宜知戒
矣掖庭人金大夆嘗目覩之為余言
有末裔宗室家在果川窮不能自存嘗於所居不遠
地曰奚掘地得誌石乃高麗王子之墳也歲久平夷
故初不得認而其壙中從葬奴婢牛馬犬羊之類並
以黃金鑄之於是掩其坎而取金以歸因得富享稱
一日為追亡奴至全州乘夜便旋於田中忽為流矢
所中而死人疑亡奴之為而或謂祟於墓中金寶矣
前別提李幼弼居在同鄉目覩傳說而事在崇禎丙
子亂前云李以堪輿術効勞於於山陵時者也

有朴姓武人爲葬其母穿壙乃高麗名宰之墓也有誌石石色如玉刻字塡紅朴碎之投江去骸骨而葬其穴逮庚申獄受戮雖云非當律人謂陰報云

余自幼少時逢老人輒問故事有關西妓眞伊年垂八十曾爲李甬瞻子大燁所畜者也嘗謂余曰甬瞻主文衡掌選士則士子不當踵門而或袖所製請其品題或稱論難古文踵相接不絕而奴顏婢膝媚悅百狀其㬥勢趨附如此則立朝所爲從可知矣黍養無恥之徒以充朝著天豈不降罰哉且言渠於反正後赴人家宴會見士大夫攘臂噴沫罪狀甬瞻者多㬥

日冒夜出入於甭瞻家者也甭瞻勞心迎士自以為
必得其力而反致敗家亡國至於身後詆辱又出於
平日結為死黨者之口自是以後若見假名儒士粉
飾言額出入人家者則未嘗不為其家憂之云
有舊時政府錄事出入金自點家者言於余曰　孝
廟在春宮時掖庭人有舊恩於自點家者來言闕中
之人竊謂相公於春宮有不臣底意相公能以此時
釋權避勢則或可有一分之救不然則其危可立待
矣自點家聞此言而其長子鍊外無一驚懼者至辛
卯鞫獄　孝廟下教曰自點之不欲臣事於予予知

之已久至是始知掖庭人所聞之不虛云
余於今　上乙卯年間往浴温泉秣馬村家家主孫
泰雄年過八十矣自言曾爲沈器遠陪吏余問汝於
器遠未敗前能知其必敗乎泰雄曰小人無遠識安
能有先見耶但見世所謂武士者無不干謁宰相之
門以求終身而不過旅進旅退而已器遠則不然來
則引接致款辭意綢繆故武士之留連門館夜以繼
日者其類甚多無不誇勇献奇以自眩售門庭之雜
亂如此其能無禍乎其包藏逆謀雖非人人之所可
知而其時識者多知其不終矣余見甲寅以後宰臣

被禍者多祟於武士盈門則泰雄之言可以警世矣余於年少時偶逢金自點舊奴於鄉村問其家禍敗之祟則曰吾主偏愛少子欲其責無所不至迎接名士大夫使其分明角黨而已爲其魁身爲黨魁者其有保全者乎吾主之敗祟於接名士好權勢云

叅奉宋德基嘗言天啓乙丑年間有數十儒士爲做科業往山寺讀書炙牛肉以啗一士人以一串橫揷佛口曰勸汝一串肉其夜其人夢魘而死夢魘而死或出於偶然而以程子未嘗背佛而坐觀之則慢辱殊非雅士所爲可以爲戒云

有一武人事其帥甚至帥亦子畜之而帥有妾善裁縫及帥死妾無依賴賣針指以資生武人家適與其妾所寓相近每製衣服必於是妾乎請製且以米豆周其急妾深感之時時来謝因而相昵遂有身旣不可隱則與之同居焉其後或值國有逆獄邏捕四出則妾輒憂其連逮曰君必與知武人怒責之妾曰君旣無難於溪其帥之妾則必有犯上之心是以憂之耳武人赧赧不能言妾之起悔終其身不已云

人以非理悅人而責報者終未有不遭反傷者㫘宰掌試私其所昵者數人取其文寘高等登第皆至榮

顯自謂數人者必感已之恩死且不避矣後數人者與人評論其宰曰推度科塲行私雖弑父與君亦可為也適有獲習於其宰者聞其言而告之某宰愧赧忿恨不能作氣僅成語音曰某也安敢乃爾某也安敢乃爾又有一掖庭别監語後進同伴曰士夫之欲夤縁宦官宮妾圖事者必先交吾輩然後奥路可通故一朝士以厚利誘我事成之後恐其洩漏反欲害之以滅跡我不得不報復之以避害彼此初無不正之事則豈有末稍之變哉汝輩以吾為戒慎勿輕交士夫之無恥者云有年老譯官親見兩事言於人

長老謂余曰金自點以白徒叅靖社勳身都將相富
貴隆赫而猶不自足欲令其子鈛占巍科擄清顯以
厚貨賂鄉儒之善文者代述擢第至於登玉署冒銓
郎門闌一倍熱甚而又欲以其孫世龍尚翁主誘
脇卜者僞贊其命欺罔至尊連姻王家氣勢厭壓無
物不摧　孝廟在震邸亦恐其見忤而迷不知悟終
至身被大戮家無噍類究厥禍源皆由於爲子求榮
爲孫尙婚云翁主　仁祖後宮出初封孝明翁主
余家門外有盲人金自鳴者卜術不足取而家貲近
巨萬出錢求息能傾南北商賈余常恠之後聞其詳

則冨譯李馨長名八於　孝廟辛卯獄辭而方赴燕
未還故朝家秘不宣而其家人密知之恐其时沒官
潛移自鳴家後馨長伏法諸子緣坐死妻女亦流配
無人推還自鳴冒得以專其利冨厚幾四十年馨長
之槧心力营為者一朝盡為他人有而旨之一子浪
遊娼樓日費其金盲每憂其破業余以理喻之盲亦
笑

金自點勢焔方張時家有咀呪之變致欸一婢而不
能明其虛宲密招軍官一人使奸其婢而探知之軍
官正色曰使我監杖訊問則固無所辭既為夫婦之

後又探其隱而敎告以殺之則非人情不可為也自黠踈其人而改使他人奸之乃於枕席間誘說浔宗以告遂殺之而曰此浔顯後自黠之敗與其禍

今上辛未秋有四五宰臣為其老母設壽宴於掌苑署擧朝公卿莫不與焉只一二人托疾不赴宴臣至請賜樂以侈之歌管鍾鼓轟輵遠通而其地距閔國舅𦵏塋僅數百步時 中宮閔氏殿下方遜于其第有書吏金貞立者大言于衆中曰余與昔日刑曹吏憲府吏携妓張樂於一酒家樂未半憲吏一人忽愀然不樂曰余有繼母為父所黜而不知其所往矣

令聞住在此家近地雖不敢違越父命經自入見而
在此與宴心有所不忍即辭去彼雖無知下賤而秉
彝同得之天不可誣也今日宰相之張樂在於廢宮
傍近而無一人避去者其識見反在憲府吏下乎南
人士夫不可以士夫待之聞者掩其口而責以老妄
貞立忿不勝發聲愈高後余以享官赴齋所以貞立
之言語姜奈時宰其宰低頭曰吾雖不參其逆而此
言愧忸不自勝云
庚申搜局後許及篈積宗室楨等四五家皆籍沒家
産至己巳遣官致祭按籍還給甲戌又按已巳還給

之籍一一還徵金貞立大言於衆中曰朝家旣已還給則典賣資生乃其勢耳當從方今見在之物没八而六年之後按籍還徵有若索出贓贜者然失信大矣所得其能補其所損乎西人士夫中何無一人識事理者至欲陳疏搆草求覔疏紙不得而止貞立心有所激則其不能忍耐多類此人以愚者目之後貞立棄吏役歸南陽以丙子正月十九日死年七十三倭譯金謹行以富名而衣粗布戴破笠圈子用赤銅塗金者金帶以牛角映黄爲之佩刀以木爲柄人問其故則曰物之附身者若或華美貴游子弟皆欲取

之不與則失其歡心與之則無以遍及奢之得禍多
由於如此等事其識見之透如此
尹元衡　文定大妃之兄也方其當國也　大妃以
其妾蘭貞封爲夫人蘭貞旣以正室自處人亦畏禍
不敢言獨其同胞兄鄭淡者預知其必爲禍祟引而
自踈未嘗有干請往来事且於所居門内築墻繞曲
如羊膓狀使不容屋轎出入故蘭貞亦不得往見雖
不顯加拒絶而其所以絶之者深矣及元衡敗蘭貞
死而淡無少連累焉淡自號曰勿齋能文章達古今
深解易理而畢遯自將人以此尤賢之淡武臣淸溪

君允謙之庶子而登成宗榮之庶叔也鄭氏老人爲余道其事

柳副元帥斐庶女爲金自點妾自點禍敗後常言自點子孫之婦若女衣服居處必效孝明翁主爲人臣女而欲效王女何得不敗乎翁主自點孫世龍妻也

宣祖朝李相國陽元爲平安方伯當出巡謂其夫人曰此地練光亭景致絶勝宜與庶尹內室一往見之而旣到名亭則妓樂不可無又謂其妾曰汝亦陪往相國畢巡還營聞夫人與庶尹之內同會而妾獨稱病不往心疑之詰問于家人審知妾於是日自擇善

琴歌之妓獨娛於別亦相國即召而責之曰汝之不
往必憮於衆會中爲夫人侍者而屈禮於庶尹內室
也且夫人張樂而汝何敢別做一會也長此不已必
亂吾家即放黜其家完南李相國厚源論此事曰李
公作相已徵於此一着云
仁祖朝某甲在臺閣殫駁某宰以不法事後某甲之
孫登文科有時望某宰之孫八東銓一不擬職僚貟
或舉名則輒示怒色曰此吾家世讐吾不忍檢舉朴
臺官啟榮於丁丑下城後見清陰金相國歸鄉不仕
以不韙之目殫論之後清陰之孫金相國壽興長地

部朴臺之子判書信圭爲郎官意金公不欲相對托病不出金公曰於私義雖不相交豈以吾家私讐廢朝家揀用之人乎勸之出仕乃與同事時元老諸公皆以金公此事爲得體云

栁之萬武臣琳之妾子而其時元勳沈器遠之妾女壻也丁丑後隨世子質于瀋陽行中所持之衾或毛或錦而此外十餘件亦皆紬段輕煖者視日寒煥隨意加減又爊溺缸寒冷造以猪皮著綵映人孝廟在質舘見其爲而歎曰吾以王子之貴居處服用不及一賤孽今日乃知武帥之貴也之萬聞而猶不

知懼後以咀呪遺家變係獄而事涉暗昧或有伸之者而終不得免死盖　仁祖習聞其奢豪縱恣而不善之故亦疑其所坐之不寃而至此云耳

金禮奉慶平君蕃奴也能馴馬販之以殖利崇禎丙子冬間賣一馬於全昌尉柳公廷亮蕃得重價未及旬日有邊報禮奉還其價請其馬曰吾主將避亂而所騎闕將以此馬奉之價雖重不願也柳公以其識奴主分義亟與之禮奉果以其馬奉慶平𡚒𦦨先後終能免于難以歸其時論者皆許其忠而尤稱柳公爲成人之美慶平　宣廟朝王子卒于　顯庙癸丑

壽七十四禮奉以其勞免賤後登武科云

尹厚吉賤隷也甞為憲府所由被罪見黜後為政府傔從常於署月露其兩脚瘢痕糾結骨碎復續余時幼少細詰其由厚吉曰方為所由憲府官使捕一罪人其罪人賂以白金三十兩吾見利生慾遂與俱逃意謂雖失役得此可以溫飽終年及憲府官窮搜不已終至被捕嚴加訊治瘡甚殆死數月始甦其三十金盡為醫藥治療之費病愈而家徒四壁矣終無毫末之利而所得者只是酷刑而已因指其杖痕曰人之設心一失其正則求利得害至於如此矣但隷人

哉士大夫亦然矣其悔悟之言亦深切矣

趙奠同賤隸也食於官終其身嘗言少為五部使令部官監治道路渠必從焉責辦酒食於傍近居人隨意醉飽而留置其餘以俟日晚官貟飢乏之時奉以進之曰適備小饌敢為一嘗之資云爾則官貟無不大喜而盡喫焉自後則渠雖有縱恣不法部官無敢有責其不食者數十年僅見一二且曰居官必先自律已然後能檢下彼誠氷玉也則吾輩安敢作拏民間乎其分我酒食者皆是曲逕得官者云

京中倉坊有女巫其所憑之神空中作語了了可聽

巫曰之而亂人父子兄弟夫婦奴主間者不可勝言
一日有一蒼頭牽駿馬来曰某坊貴公子第有急病
故為祈禳来請耳巫不復致疑即乘馬而去一去不
返人多恠之數日後人傳巫被刺棄屍於南郭外大
峴溝壑中盖讐家之為也後其鬼移憑於他人人問
伊時何不預言防禍耶鬼曰遭禍之家皆見忌於造
物者也我能知其禍至之時故教巫乘其時以禍福
驚動之索取財貨而巫之一念長在害人求利故獲
罪於天而終不得免天之降罰鬼何得以救焉云時
康熙壬子年間也

息庵金相國以庚申保社元勳封清城府院君康熙甲子九月二十日卒卒後有神憑于平安道武人某甲自稱相國之靈空中有聲能言平生事跡及所著篇章了了不錯相國家人聞之馱致武人于京師館置門外奴僕家而其所指揮無非亂其家者論定塋所則以水湧如井之地爲吉評品親舊則以救過正非者爲惡而俾絶之讐家細作指爲善人而使厚遇之術士迂恠之類稱以信人而使聽其言所言皆是禍其家者使其靈果是相國之靈則爲之敗亂其家者何若是甚耶擧家不悟而終有已絶嗣之禍悲

夫曾聞故老所傳則 世祖朝勳臣之家亦有自稱
其先靈而降之者以禍其家時人謂必是讐寃之人
死而爲神假托作恠今者相國家所降之神無亦庚
申讐家人之神耶獨相國婣婚趙温陽顯期知爲禍
祗憂歎不已同時龍仁縣有神降于女巫家自謂白
沙李相國之神憑空作語且言遺集中詩句一如息
菴公家事而白沙後孫知其誕而不爲迎致盖徵刱
他家已然之事也
兵曹吏金峻在光海朝已供吏役者也年老後常言
吾於癸亥後見勳臣會話之時自勳府設饌偹酒而

酒僅一盞及其會罷酒無所減蓋勳宰諸公皆不能飲酒纔近口輒還其杯故也宰相如此國安得不太平乎人謂㖸爲知言

崇禎年間我國使臣入中朝有舊識微官棄官歸鄉者来見使臣于寓館使臣問曰君何棄官而歸乎其人曰養漢的乘轎入城門而無人駭之者是綱紀已壞也安有綱紀已壞而其國能存者乎是以退歸爾養漢的賤娼俗稱之號也

天啟壬戌夏李爾瞻衙罷歸家路逢一盲人衣冠盡破流血被面號泣而去爾瞻使之前問其故盲曰公

之諸胤拓我問公前頭休咎我對以癸亥三月必凶諸胤姺之困我至此矣爾瞻使從人領護盲人隨至其家遜辭慰謝厚加贈遺大責諸子曰吾榮溢罪極自知難免豈待盲卜之言也汝輩有問盲以實對有何可罪而鞭撻流血至使行路駭愕吾爲汝輩之父此尤當死不怡者累日云老盲尹命世親聞其事後言於余

尹判書毅立孽姪子有爲逢迎心腹者同逢迎伏法之後 仁祖大王以毅立平日行身察其心事不用叔司之律官爵如故府使沈器周以元勳器遠之昴

終不與於舉義之時　仁祖素知其行及器遠謀逆

虓鞫之後又無一毫連累之端　仁祖乞心嘉之器

遠族屬緣坐之流皆定配絶島而獨於器周之子特

命定配於陸地聖人勸善之意自存於懲惡之中也

器周未發配而疽發背以死

有金由渭者以醫爲名而出入卿宰之家以致富厚

人言善事拔身者必舉由渭後忽絶跡於權貴之門

家居治產以自衣食人問其故由渭曰宰相能以私

意與人富貴者終必受禍之後曽饗其利者未有不

與同其禍者雖或倖而得免而收其屍恤其敗辛苦

萬端前日所得不能補今日所失而宰相之其能奉公守法不以富貴私人者我雖區區奔走而彼亦不我私厚也侯侯門庭終歸徒勞吾見多矣不如守吾分安吾身以待天命人謂善補過者

掌苑别提李幼搿業相地者也嘗言於人曰親與妾孰重聞者不能觧聽幼搿曰士大夫買妾費累百金買妾家又不惜累百金而至其瘞親之地必白奪而用之造墓舍必白得而搆成之以吾觀之所重在於妾而不在於親也幼搿必有目覩心非者為此言而其妾侮士夫語不擇發如此

近有書吏老退者言於所親士人曰士大夫高談大言以爲吾不畏死者皆非誠宲之言也士人曰何以言之老吏曰朝著屢易一退一進彼入此出誅戮隨之而當其摱局之初莫不曰令日之事爲國家也設有不幸不過一死吾何畏焉及其敗也鮮有不區區求哀於仇敵之家以冀晷刻之緩其心誠出於爲國家而不顧一已利害則當付之蒼蒼以待造物者處分死而無悔可也今既不然有畏死避禍之心則不當參涉以取誅戮頭措大他日立朝當酌量輕重而處之勿之有悔焉吾以下吏供役於彼此士夫家既聽

其高談又覩其乞哀故為措大言之云

有泮宮老婢言於人曰孰謂皇天愛人以吾觀之皆虗語爾人曰汝何慢天獨不畏震死乎老婢曰近年朝著四變而當局得時者既享其富貴繁華又有子䔥聯登科甲其心以為天之所以福我者若是其厚也侈肆益加謹慎漸衰終未有不遭禍厄者仁愛之天胡不屢降灾異以玉成其人而乃厚其驕心而降之罰也理不可測吾以是不能無惑于天云

舊時洪役掖庭年近百歲者嘗謂人曰貴近之家締結宦官宮妾以求福而反受其禍者多盖宦寺宮妾

易喜易怒有德於己則念念不能忘饋遺旣數稱譽無節　聖心默察已多置疑傍人伺釁禍阨已成而彼乃責報無窮盡副其意則事多不易不副其意則前功盡棄終至爲破家亡身之祟覆轍相尋前後非一結連宮禁之家置宦官宮妾於無怨無德不親不疏之間淡然自持初不交通則雖或無利於前終亦無禍於後而多散財帛務爲鞏固之計者其敗尤速結連宮禁之家尚且不可保況非結連之家乎老漢閱歷事多宜爲人戒故告之云

蔡廷獜庶派文官也善文而能小心故宰相嘉之薦

為狼川縣監值凶歉之年其嫡族之窮居鄉曲親行
負戴者絡繹官門乞貸徵責廷獜不示厭苦之色盡
心接待以至官庫板蕩罷官受罪而乃曰無官猶可
生而與嫡族不和則何以立於世以此失官吾無所
悔人以是多之
吾堂叔相國嘗使石工李敬立供祠宇之役相國捐
館後子弟念敬立舊劳遺厚價使造衛墓石物而兩
石人兩石柱制樣不同不得已招石工李命石改琢
之觀瞻頓變又厚酬其直於命石石工白天民乃官
之年老者也聚會百餘石工重啓命石贖徵錢布余

聞而駭之招天民責之曰命石之改琢承奉宰相家
命令也汝何敢罰之天民曰當改琢之日命石宜與
敬立偕往迄工而以敬立改琢告之以掩其短而不
此之為獨術已能令吾輩之罪命石不但為維持自
中厚風亦欲媿士夫之彰人短而衒已能者也余無
以為語謝以遣之
人雖愚賤亦有自然覺悟其非者京娼二麗性輕妄
浮淺而以能歌名於世每為京中富兒及貴游家所
邀常言曰凡為娼妓者初雖衣食粗豊而後必貧窶
丐乞非特色衰見棄而然也其心術不正自當致是

耳人問其故曰爲娼者必使人舍其家室之好而後已得其利故每逢少年輙百般献媚以迎其意使之沉惑喪牲敗家失業而後已其夫婦父子之間不得其道者皆由於我其害於人如是則已亦安得善其終也此雖賤娼自道其實之語而可爲害人自利者之戒也

順治癸巳年間一公子家奴號姜馬直家有患漏瘡之人以醫言以釀酒洗瘡而惜其空棄欺賣取直鄰有老嫗知之曰天若有知必有其殃未久馬直之妻果爲暴雷震死此在余家同里故余知之最詳

沈器遠之謀逆也欲先除　上所倚信將相然後舉
事擬以某日開宴邀致諸宰待其酒酣亂斫而殺之
有知其謀者前數日上變器遠及黨與幷伏誅自是
以後士夫家非子孫登科及爲父母獻壽爲先世迎
諡則不敢開宴將相亦不得赴無名之宴而李政丞
浣尤持此戒至老不變云
有一政院老吏言於人曰宰臣某甞任館閣以庭試
試官爲所親不文者爲科密使政院吏置其卷於已
所科次之中盡黜他文之可取者故取童子所製不
成文理者六七篇雜進於命官而指所親者之文曰

只此一篇稍優可置高等命官不得遠而所親者終至黍榜折名之後心肝盡露聞者謂科塲行私中人已下之所不免而至於為一人畵科盡斥老儒善作之文使許多儒士飲恨而歿此而無殃是無天道也其宰後果不免刑戮人始知天道之昭昭云

徐後行內侍中動幹善董役每當承命營造王子女家舍也只務速成篿礎不堅曰富貴無常忽如傳舍長安甲第之能傳子孫者幾何屋未頹而主易不然則後入官撤移改搆何必為無益之勞也人以作事不誠咎之其言後多驗云

注意

共華芒也 蕭記學世先未詳
段後共葉之

宮見东平尉鄭公名昭劉柔有先墓、喪留傳日而歸遥、

至丁巳、丁外憂、三年三月在墓下居守墓行履甚至矣

墓下、從侍公左右、与公之高弟才俊諸子談之閒、言

才俊諸公記江南為儒人碩範、後人從劉君隨思德記

傳之家庭、公乃力之精萃、未及易篤、秀才遇[illegible]

後中年不祿、公懇哀不絕、題於時為書物行增請曰、

既已中勤宦議、又復而書之、豈不惜哉乎、行承微

而山守乎、帝從、公然之、使[illegible]行學勝諸君子、執

刪潤文字、其治又深竊輕近事、若

秋鄭氏知之賢、題宛之曰言公私見、

同三百十六段、其實作其書目之後始悉折也

上郎陪之二十七年辛巳送春[illegible]宮萬人鄭行潦跋

宗兄東平尉鄭公、方暇則來省先墓、必留屢日而後還、
歲丁巳、丁外憂、三年之間在墓下居半焉、行源亦子先
墓下、故侍公左右、與公之甥秀才、供役於筆硯之間、秀
才仍請公凡可為後人師範、後人懲創者、隨思隨記
傳之家庭、公乃為之構草、未及畢業、秀才遽以
庚申冬不祿、公悲哀不復點檢、將為棄物、行源請曰、
既已申勸竊錄、又從而棄之、豈不惜哉乎、行源難
為公代勞、收拾第次、公然之、使行源謄諸卷子、就
業檢校修撰、刪潤文字、其後又隨錄續近事、若
干條、請行源壹叔鄭僉知之賢、點竄之、因之曰公私見
要、分作兩卷凡三百十六段、此實作此書之後始委折也
今上即阼之二十七年辛巳送春日宗弟鄭行源跋

